當我多一晚的情人好嗎

作者: 麻甩系文青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節

這個年代要找一個一晚的情人實在太容易了，她看著電話，笑了。
愛情在這個世代就是這麼低賤的嗎？她搖搖頭，拋下了電話。

晚上七點，她打扮好準備出門。
對著鏡子，她塗上了鮮紅的唇膏。
別人都說，化了妝感覺就像另一個人似的。
但她沒有。
她在那比皮膚白一點點的粉底下、濃黑的眼線下、鮮紅的唇膏下，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受傷的自己。
深呼吸，再深呼吸。她是成年人了，這很正常。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渴望愛，渴望被狠狠地佔有。
踏著高跟鞋走到中環，看見那一片聲色犬馬，她才開始感覺到自己在喧嘩聲中飄到半空，慢慢散去。
看著身邊的纏在一起的男女，她再跟自己說，這沒甚麼，大家都這樣做的。
「喂？」電話傳來陌生的聲音，「你到了嗎？」
「快到了。」
「你穿甚麼衣服？」
「我？黑色連身裙。」
「哈哈，短裙。待會見吧。」
她看著電話中他傳來照片四處張望。突然有人在背後輕摟著她的腰，笑著說，「你的裙子可是全場最短的呢！」

第二節

她的心突突地跳。不是害羞，不是緊張。
而是恐懼。
但她恐懼的不是眼前這個連名字她也不知道的男人，而是那個變成另一個人的自己。
她熟練地轉過身，增加兩個之間的身體接觸，用手指輕刮他的鼻子，笑罵：「你真是的。」
就如相愛幾年的情侶，他們二人並肩走進酒吧。

她點了一杯Vodka Martini。
沒有烈酒的話，眼前的男人太過清晰。
雖然他們二人已經看過對方的所有，但她還是覺得很不自在。
他開口了，「其實我應該怎樣叫你？」
「叫我Rosie吧。你呢？」
「我是Kelvin。」
她點點頭，呷了一口酒。
老實說，她也不在意這是否真名。
桌上的酒杯越來越多，他的樣子、聲音也越變越模糊。
不知是不是喝得太多，她開始覺得有點冷。
她將屁股向他挪一挪，順勢挨在他身上。
他手臂傳來的溫熱正是她現在最需要的。
她仰起頭，半瞇的眼睛在催促他。
他的聲音好像變得更低沉，「走了，好嗎？」
她覺得自己夠醉了，便任由他牽著自己離開。
他似乎很清楚如何走去酒店。
當然了，她嘲笑自己。
都是出來玩的人，醉著也能走到百佳維記。

第三節 (有甜!)

由登記到找電梯，Kelvin的每一個動作都自然得像是每天也這樣做似的。
打開門，Rosie走在床沿，笑著看他脫掉襯衫。
Kelvin從上而下的眼神，輕蔑的眼神讓Rosie覺得她是他的獵物。
她神智上清楚自己並不認識這個男人，但她的身體叫她服從。

她趴在床上，轉過頭來斜斜地瞄著他。他不匆不忙地走過來，臉上的微笑始終掛著。
突然，他一下子壓在Rosie身上，吻她的背。

突如其來的溫熱讓Rosie叫了出聲。心臟彷彿隨著他的吻而移動。
她甚麼也說不出來。
酒精讓她的感覺放大了好幾倍。
她閉上眼睛，集中地感受他的溫度，他的皮膚的質感。

他一把將她反轉過來吻她的嘴。
她扭過頭去，不讓他吻。
嘴唇是最親密的接觸，就算全身都讓這個男人征服了，嘴唇也是禁地。

他似乎沒有發現這個問題。他沿著她的耳、吻到她的頸，一直一直向下。
略為粗糙的手掌蓋住了她的胸部，掌紋微微地刺激著她的乳尖。
她放肆地叫著，將體內所有的情緒都發洩出來。 他肆意地玩弄著她的身體。
手上上下下的遊動在她的身上，像條魚。
她閉上眼睛，不願看到自己這個樣子。

他單手捉著她的頸，低聲道，「看著我。」
她喜歡這種感覺，這種窒息的感覺。
她順從地張開眼，對上了他熾熱的雙眼。

大腿傳來他胯下一陣一陣的顫動，彷彿命令著她再繼續，再繼續。
她反轉身，爬到床尾，將他一口含著。
他低嘆一聲，似是鼓勵著她。
他一隻手輕撫著她的頭。
在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只是低微的一粒塵，她可以做的事就只有更賣力，更賣力地吸啜著。
薄薄的嘴唇發出低吟，穿過她的耳，進入她的身體，去到她的下腹，化作一股暖流流出體外。

第四節(有甜!)

他的手探了下去，攪動著她最敏感的地方。
她失控地發出令人害羞的聲音。
她覺得自己的身體不斷縮小，縮到只剩下和他手指接觸的那一點。
她弓起了腰，準備好迎接他。

他微微一挺，就這樣，兩個陌生人成了一體。
她用手緊抱著他的肩，「先別動。」
二人的交接處傳來他的心跳。
有一剎那，她覺得一個無形的洞被充充實實地緊緊地深深地填滿了。

他在她身上努力地起伏著。
她閉上眼睛，享受著這個男人給她的一切。
她想，這一出一入之間，有多少是慾？又有多少是愛？
明明兩個人正做著最親密的事，何以她完全感受不到與他的聯繫？

他用拇指將她臉上的頭髮撥向耳後，再用手掌包著她的耳朵，令雙耳成為她身體第二個溫暖的地方。
下體傳來的一陣陣衝擊使她的下半身彷彿不屬於自己。
男人的體溫與她的濕潤使房間都升溫，但她的心一直都是冰冷的。

她甩甩頭，嘗試去專注在二人的交合當中。
她用心去感受著這個男人，全心全意地承受他的所有。

身經百戰的他很清楚如何帶她到高峰。
規律的動作累積著她的快感，她覺得整個身體快要化成一股激流噴射而出。

她閉著眼，甚麼也再看不見，聽不見，只能感受到那腫漲的身體不停放大再放大再放大。
他的速度開始加快，雙手開始用力。
終於，他們二人都將當下所有的愛給了對方。

第五節

激情過後，只剩下令人生厭的汗水。
剛才讓她陶醉的男人的氣味，現在只讓她皺眉。
他喘著氣，然而這種嘆息聲對她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他的手臂象徵式地向她一甩，顯示自己不是做完就睡的男人。
不過他已經閉上了眼，再也不發聲，彷彿已經入睡了。
她不禁一笑，做完就睡，可真是典型呢。

她悄悄地站起來去洗澡。皮膚上還殘留他的痕跡，手印、唇印。
她關上門，對著鏡子沉默了。
這算甚麼？
充實過後的空虛特別難過。
在那個男人佔有她的時候，她覺得碎落一地的自己被緊緊包圍著，有一剎那甚至，好似成為了一個完整的個體。
可是，現在他離開了，她又重新散落一地了。

她走進淋浴間，任由暖水包圍著她。
時鐘酒店的沐浴露有種刺鼻的味道，她從不喜歡。
但在這個時候，她需要一刻的清醒。
剛才酒還未醒，也不覺有甚麼問題。
現在稍稍清醒了一點，內疚、羞愧、恥辱、通通湧上心頭。
她把自己當成甚麼了？
她輕擦著那不知有多少男人撫摸過的身體，思考著在她身上留下痕跡的人，又有多少個可以在她心中留下烙印？
已經忘記了當初那一個人的手的感覺。
已經忘記了當初那悸動的感覺。
雖然青澀而生疏，但是每一個動作都是愛。

不過，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這也許只是她的一廂情願。
也許，過去的他和他和他和他和他，也是閉上眼想著其他人。
真有趣，當兩個人的身體無法分開時，兩個靈魂居然可以相差那麼遠。

酒漸漸醒了，她的頭昏昏沉沉。

第六節 (有甜!)

她走出去躺在他身旁。
只是幾分鐘前，他們還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個體，但現在他睡在床邊，離她遠遠的。
她側躺在他背後。
男人運動過後的身體很暖，但他身上不熟悉的味道使她有點不自然。
像貓一樣，她用臉嘶擦著他的背，嘗試捕捉那餘下的一點點感情。

她的動作大概吵醒了他。他笑著轉過身對著她。
角度對了，位置也對了，但是感覺不對。
她依偎著他的肩膀，想起另一個彷彿是為她而設的肩。
他輕吻她的頭，看不見他的樣子的她心中泛起了一絲熟悉的感覺。

不過，隨著他的手漸漸移到她身上，她就知道這個吻當中只有慾望。
她配合他的動作，希望可以再沉淪多一次，再忘記多一次。
他的身體又再甦醒，他的呼吸變得急促，手指得動作變得更激烈。
她感覺到被需要、被渴求，也許是責任吧，驅使著她越發熱情地配合著。

他雙手扶著她的腰，示意她做主動。
她順從地跨坐上去，讓他深深地陷入去。
他繼續用手控制著她上下移動。
她不禁想，在控制和被控制之間，誰擁有真正的權力？
他用力地在他的位置盡他的所能，她也賣力的扭動著。

在鏡子中，她瞄到自己放浪的動作。
實在是不忍直視，她閉上眼，讓身體主導大腦。

第七節

在漆黑的房間中，她感覺得身體已經不屬於自己。
就似別人說的靈魂出竅一樣，她覺得飄到了空中，看著自己。
空中的她鄙視著在他身上的她。
她對自己說，為甚麼要這樣做？為甚麼不可以好好愛惜自己？
她又對自己說，我不想這樣做的，我是逼於無奈的。
她冷笑，那有人逼你，你不過也是一個淫婦罷了。
她哭了。
當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時候，她還可以怎樣？
她只可以讓身下的這個男人得到滿足，成為他的最好的一個。
在思緒飄蕩的時候，他突然低嘆了一聲，毫無先兆的就完結了。
她跨下來躺在他的身旁。
他擁著她低聲說，「你是最好的。」
就是這一句。
就是這一句已經夠了。
她心滿意足地閉上眼睛。
他說的是兩小時、三小時還是過夜，她已經忘記了。
在這一刻，她只想一直在他的身邊，繼續做他的第一名。
她不願去追究他說的這句是不是真話。
反正她信了。
她看了看手錶，現在是凌晨三時。
是天色最暗的時間。

第八節

寂靜的夜晚讓她的心情加倍低落。
沒有噪音，沒有喧鬧，世界彷彿只剩下她一個。
她腦海中一片空白，男人們一個又一個地在她腦海中如走馬燈般飄過。
這麼多男人，但她仍然是如此寂寞。

已經數不清她這半年來聽過幾多句我愛他，聽過多少最動人的情話。
然而她知道，這些都是騙人的，正如她在床上說的一切。
不過她又想，即使是相愛的人，情話也未必句句是真。
也許他說我愛你的時候，腦海中浮現的是另一個她的身影。
也許她叫老公的時候，心中想著的又是另一個人。
也許他說你是最好的時，也許也許，有一點點真心。
誰又能知道呢？

她低頭看著身邊的男人。
現在的她酒醒了一大半，頭開始痛，但思緒開始清晰。
她突然發現他原來有戴眼鏡。怎麼一直都沒有發現呢？
她回想起好幾杯酒之前的時光，卻甚麼也想不起來。

側睡的他看上去十分溫柔。
臉上沒有了剛才的霸氣和自信，讓她感到一絲絲溫暖。
她蜷縮在他身旁，輕撫著他的頭髮。
微微的刺痛讓她一步步走回現實。

在很多個夜晚，她都是在男人倦極而眠時偷偷地離開。
因為她不想早上起來看見陌生的男人、混亂的房間、醜陋的事實。
但是今晚有點不同，她累了。
她慢慢閉上了眼睛，睡著了。

第九節

睡醒時已是早上11點。頭痛的要死。
她的手臂往外一甩，才驚覺他已經走了。
他扔在地上的襯衫不見了，紙巾也掉到垃圾桶，甚至連他的枕頭也擺得整整齊齊。
她疑惑，昨晚的事真的有發生過嗎？還
是只是發了一個過於真實的夢？
她把頭埋在他的枕頭內，嘗試嗅出他的氣味。
沒有。
只有被洗過太多次的枕頭那種獨有的氣味，彷彿特強的洗衣液除了洗下不願下個客人看見的污積外，
還希望洗刷掉一些你不願記住的人和事。

她走到浴室照鏡。
昨晚出門時精心畫好的妝容已化掉一半，眼下黑了一圈。
她拿出手袋中的卸妝濕紙巾，小心地擦去臉上的化妝品。
她想，到底是怎樣的女人才會隨身攜帶卸妝濕紙巾。
是要化妝又不回家的女人。
多可悲。

隨著臉上變得清爽，她也彷佛卸下了戴了一整晚的面具。
就似找回了自己，她的妖媚都隨著濕紙巾的幾抹顏色被沖掉。
看著素顏的自己，她彷彿變了另一個人，那個星期一至五的她。
她重新化上淡妝，走出酒店房。

酒店外彷彿是另一個世界。
她站在中環街頭，看見很多像她一樣疲憊的男女。
不知道他和她和他和她過了一個怎樣的夜晚？
是和愛的人一起嗎？
不過其實愛不愛又怎樣？
愛情，在兩個人的關係之中其實有多重要？
兩個人在一起，有多少是愛？
又有多少其實是責任？

第十節

星期日的早上，街道充滿著去吃早餐的一家大小。
她看著這些幸福的笑臉，實在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她也曾經幻想過與他成家立室，生兩個可愛的小不點，養幾隻狗。
但是世事總是事與願遺的。
家還未成，他已經變了。
他變了之後，她也變了。

說好的永遠呢？
原來一切都是謊話。
街上的一切都是這麼熟悉，但是身邊的人已經不在了。
與他走過的每一條路，經過的每一樣事物，每一次的心跳都這麼清晰。
現在的她還有心跳嗎？

她拿出電話，打開交友app，尋找著可以陪她過今晚的人。
她看著一張張笑臉，覺得有點累了。
身累了，心更累。

突然一張熟悉得陌生的臉出現在她的眼前。
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腳，整個人也定了格。
她按下心心，與他展開對話。

「真的是你嗎？」

她等著。
雖然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但是忘不了的始終還是忘不了。

第十一節

「...很久沒見。」
對，已經忘了過了多長時間了。
彷彿是鬼上身，她打出了。

「今晚有空嗎？去喝點東西好嗎？」

他的名字下的「輸入中...」出現了持續三分鐘。
她想，也許他也在忐忑不安。
最後他回覆了。

「好」

連標點也沒有。
一如當年她那麼絕情。

她的朋友說，為甚麼是你提出分手的，你卻如此心痛？
她說，如果可以，我真不願走到這一步。
當初是如此深愛的一個人，怎會說再見就不再相見？
如果不是已經把她逼到了絕路，她又怎會轉身一跳，跳下萬尺深淵？

她比平時加倍用心地打扮著。
選好了裙子，穿上了又換掉。
臉上的妝容畫了又擦掉。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緊張甚麼。
是不想讓他看見自己窩囊的樣子嗎？
還是心中對他還是有著過往的回憶，所以只願將自己最好的一面給他看見？
她覺得自己實在是可悲。

她對著鏡子的自己。她想，她外表看起來不差，有一技之長，有朋友，有愛慕者，她有甚麼要自卑的呢？
她深呼吸，像是準備出征的士兵，大有一去不返的心態。

第十二節

這個晚上有點特別，是現在與回憶交織的時刻。
她想起了與他的第一次約會，她也是同樣緊張。
但現在算甚麼？
是老朋友重聚嗎？

其實他們分手之後也一直有保持聯絡，新年的新年快樂，聖誕的聖誕快樂。
說是朋友嗎？
但他們二人也不敢在對方的生日時為對方送上一句祝福，也許是怕對方知道自己還在意。

她早了一小時到了尖沙咀。
忽然在遠處，她看到了一個藏在記憶深處的一個背影。
她嚇得立刻轉過身去。
她不知道自己在害怕甚麼。
她對自己說，要大方，要大方。
她轉回去，發現他已在身後。
原來他也記得自己的背影嗎？她暗喜。

「喂。」
熟悉的聲音，但已經省略了那個熟悉的暱稱。
她嘗試展開最迷人的笑，打了個招呼。
他們準備走到酒吧時，他的手自然地挪向她的腰。
但手去到半空中卻又停下了。
前度可以有多大的程度的身體接觸？
大概兩個人的距離，要多於兩顆心的距離吧。

進去酒吧之後，他問也沒問就幫她點了一杯Long Island Iced Tea。
是她的最愛。
整件事是多麼的自然。
彷彿中間那段難過心碎的時間從不存在。

第十三節

進去酒吧之後，他問也沒問就幫她點了一杯Long Island Iced Tea。
是她的最愛。
整件事是多麼的自然。
彷彿中間那段難過心碎的時間從不存在。

兩杯酒下肚，他們都變得更加大膽。
兩個人越坐越近，不知道是不是有點醉了，她輕輕將頭靠在他的肩膀上。

所有風花雪月、天氣、工作、不相干的話題都已經聊完了。
在他們的頭最接迎的那一剎那，他開了口，溫熱氣息微微噴在她的頸側。
「所以，你還好嗎？」
好？分手之後，她的生活實在難以被稱之為好。
日復日的沉淪，日復日的醉酒。
她側過頭看著他，希望用眼神去告訴他，沒有了他的生活是多麼寂寞。
但口中只說出了，「還好吧。」
五年的時間能夠讓他了解清楚自己嗎？她想。

他沉默了一會。四眼相對的一刻，他低下頭吻了她。
一發不可收拾，熟悉的感覺湧上心頭。
舌頭在尋找著過往的痕跡。

突然，她推開了他。
他的手臂不知所措地停在她的腰間。
她拿起桌上的兩杯酒，一乾而盡。
彷彿是從中找到了勇氣，她說，走吧。

走著每個星期都幾乎會走一兩次的路，今天這條路走得特別慢。
她想起了相對論。時間是相對的。與別人一起的時間是模糊的。很慢很慢。與他一起的時間很快很快。愛因斯坦說過的。是他說的嗎？他可是會出軌的男人呢。這麼聰明的男人也會做這樣的事。他也有過心痛嗎？她的他，也有過心痛嗎？

第十四節 (有甜!)

就連他們去的酒店，也是他們以前去的地方。
她不清楚他們走路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但是時空彷彿被扭曲了，回到了幾年前。
他們兩個人也隨著變回了相愛的兩個人。

一關上門，他就急不及待地把她壓在門上，熱情地吻著她。
就像昨天晚上那個不知是Kelvin還是Ken一樣。
但是同樣的動作，卻多了一份感情在當中。
她比平時更加熱情地回應著。
他把她抱起到床上，同一個吻還未有斷開。

如果是其他男人，她這個時候就會把他推開叫他去洗澡。
但這個人，這個曾經互托終生的人，她不忍推開他，也願意接受他的所有。
他逐一吻著她身體的不同部位，次序也完全沒有改變過。

昏暗的燈光、酒精的影響、他身上的氣味.....
一切一切都讓她頭昏腦漲。
過去四年就像是一場夢，所有發生過的事都只發生在她的腦海中。
她彷彿變回了那個二十歲的自己。
那個單純的她，那個只有一個男人的她。
可是都已經回不去了呀。
她可以做的，只是好好享受這個交錯在酒精、錯誤的決定、衝動的動作之間的一個夜晚。

也許是因為只得一次的機會，她的身體也變得特別敏感，特別濕潤。
他把手探了下來， 觸摸著她。
他的手指一如既往地靈活地玩弄著她的身體、她的心。

第十五節 (有甜!)

她的呼吸越來越急促。
她想要把自己獻給眼前的這個男人。
她反過身來把他壓住，口中做著他最喜歡的技倆。
每晚的練習讓她的技術變得更純熟。

她斜瞄著看上去，看見他閉上了眼睛，口微微張開。
她知道，這是他滿足的表情。
她暗喜，獲得一絲成功感。
他那個被動的樣子激起了她的好勝心，她要讓他叫出聲來。
她上下左右前後地移動著，雙手遊離在他身上，刺激著他的每一寸皮膚。

不時瞄上去偷看他，只看見他緊閉著眼睛、緊閉著唇的樣子。
她更賣力、更用心地吞吐著。

終於他忍不住了，一下子把拉上去壓在身下。
五年來的習慣讓他知道她準備好了。
他甚至不用低頭去看，二人的身體認得對方，一個身體準確無誤地進入了另一個身體。
他在她耳邊低聲地說，你甚麼時候變得這麼厲害了？
她挑釁地笑著，激烈的動作讓她說不出話來。
但她想說的是，你也不差嘛，技術精進了許多。
她心中深藏著的另一句是，你到底與多少人練習過？
但她不敢說出口，怕破壞了這個時空交錯的夜晚。

看到她的笑容，他突然加快力度及速度，讓她驚叫了一聲。
她看著鏡子內的他和自己，感覺奇怪得讓她不禁再多看兩眼。
他瞥見了，便喘著氣說，你還是那麼愛照鏡子，那就讓你照個夠。
他將她反轉，換了個姿勢，讓二人都對著鏡子。
他一隻手放在她下腰，另一隻手伸前去抬高她的頭，讓她無法避開眼神。

第十六節 (有甜!)

這讓她覺得很難為情。
每天晚上的不同男人雖然都很用心，但是只有他的形狀、他的體溫、他的動作讓她最興奮。
她瞧見了自己放蕩的樣子，她懷疑，真的是因為他的技術嗎？

一個可怕的念頭冒起了，難道是因為愛嗎？
難道是因為對他還有感覺，所以才這麼有感覺？
但念頭也冒起不了多久，他一下一下的衝擊讓她無法思考。
她用力地抓著他的背，一如大海中的救生圈。

他繼續有節奏地一下一下地出入著。
她配合地擺動著身體。

然後，他附下身去緊抱著她。
她知道，完結了。
距離下一次的分離又近了一步。
他抱著她，顫抖著。

以前他總是喜歡完事後，繼續待在裡面，抱著她，凝視著她的雙眼。
但今次他沒有。
所以終究還是有點不同吧。

他出來了以後，她感受了一股熱流流出體外，就像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愛，在激情過後，總是會慢慢逝去。
他躺在她身邊看著她。
太多的說話，反而一句也說不出口。
他們二人就這樣，靜靜地看著對方，一言不發。

第十七節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的眼皮越來越重。
也許是因為她認識這個人，也許是因為他的氣味，這個晚上，這張床讓她特別有安全感。
她轉一轉身，背向著他閉上眼。
他順勢從後抱著她，就像從前一樣。

與昨晚不同的是，這次的角度對了，位置對了，人也對了。
她枕著那隻就似是為她而設的手臂，慢慢入睡了。
這晚的她睡得特別甜。
雖然還是那硬的床，那扁的枕頭，但只要有他身上那獨有的味道，她總是能睡得很好。

他們二人的身體緊緊的貼在一起。
即使沒有剛才的距離這麼近，但是這刻，在醉意睡意愛意之下，他們的心貼得很近。

又是一個頭痛的早上。
她看看電話，早上六時多。
轉過身去看看他。
他還在這裡，手還在她身下。
看著他熟睡的臉，她有點不知所措。

所以，一如平時那些不知所措的男人，她悄悄地起床，抹走自己曾經存在過的痕跡，悄悄地離開了。

她心神恍惚地走到地鐵站。
看著窗外，列車外的燈光閃爍著，錯綜複雜。
她看見了自己的倒影，驚覺自己的臉上，居然掛住一個微笑。

第十八節

電話震了兩下，竟然是他傳來的訊息。

「怎麼不發一聲走了？」
她思索著該怎樣回答，也思索著他的心思。
正當她在思考時，他又傳來了一句，「今晚有空嗎？」
她驚訝，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
可是神不知鬼不覺地，她就回覆了，「好呀，在那裡？」

就這樣，他們又來了第二次的第二次約會。

她像是一個少女準備去見自己的男朋友。
可是，她不知道自己和他到底是個甚麼關係。
是前度嗎？是現任嗎？還只是個一晚的情人？

有了昨天的練習，他們都表現得比較自然。
雖然還是要借助酒精，但至少，聊天的內容也有變得比較深入。
彷彿又變回了當初，那個會向他哭訴工作煩惱的她，那個會向她抱怨同事麻煩的他。

慢慢就聊到了感情。
他試探著，「你出來和我飲酒，男朋友不會不高興嗎？」
她微笑，「那有男朋友，你有誰可以介紹嗎？」
他半開玩笑地說，「我嘛。我連試用期都過了不是嗎？」

她的心似是跳漏了半拍。
他是在示愛嗎？
不過看見他低頭喝著酒，絲毫沒有要延續這個話題的意思。
她的心不禁一沉，只得笑著說，「你該退休了吧，還試用期呢。」
昏暗的燈光下，她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第十九節

她微微仰頭，彷彿期待著甚麼。
但他甚麼也沒說。
那個是個微笑嗎？

她又再點了兩杯酒，繼續用酒精去壓倒理性。
也許再多喝一點點，她會更有勇氣。
也許再多喝一點點，他們可以回到過去。
迷迷糊糊之間，他說，你醉了。別喝這麼多了。
她逞強，我才沒醉。
她又再喝了一杯。又再喝了一杯。再喝了一杯。

她已經看不清楚眼前的這個人。
但是她心中就是有種莫名的安全感，是因為這種熟悉的味道吧。
只是嗅著他身上混合酒精的味道，已經夠讓她陶醉了。

他彷彿說了埋單。
他彷彿帶走了她。
比平時加倍的醉的她無法走成直線。
眼前甚麼也看不清楚，耳中傳來的聲音就像耳鳴般嗡嗡地叫。
但是一直感受到的是身體右邊傳來他的體溫。

突然，一陣衝擊由內傳起。
她吐得二人滿身都是。
她吱吱地笑著，說對不起。
彷彿聽到他說，你喝太多了。

第二十節 (有甜!)

他把她帶到房間。
她的頭一直靠著他的肩。
頭十分十分痛，她不停用手搓著頭。

彷彿覺得他在脫掉自己的衣服。
她咯咯地笑著，男人嘛，都是一樣的。
她順著他的動作去扭動身體。
彷彿聽到他說，你別亂動了。
可能是酒精的錯覺，他的聲音中沒有性慾，只有溫柔。

彷彿他抱起了自己。彷彿聽到了水聲。
溫暖的水打在她身上，他的手在她身上游走。
他的手沒有一刻的停頓，微熱的掌心刺激著她的身體。
每一吋肌膚都變得異常敏感。她禁不住發出享受的聲音。

彷彿聽到他說，你別叫，你別叫。
彷彿感覺到他用毛巾在自己的身體擦乾。
彷彿他把自己抱了上床。

又要來了嗎？
她伸出雙手去抱他。
但他放下她後，轉身走了。
她口齒不清地說，你去那裡？快回來。
他回來的時候，手中卻多了些甚麼。
他附下身去在她腳邊。
她害羞地夾起雙腳，他卻要強行把腳打開。
她驚呼一聲，用手掩著臉，不願對上他的目光。
彷彿聽到他的呼吸聲。

她用力地把他拉上來，用力的吻他。
彷彿世界的聲音只剩下他沉重的呼吸聲。
彷彿世界只剩下他的嘴唇。

第二十一節 (完)

沒有了平時的進取，他彷彿在推開她。
她無法相信，只得再將自己和所有的慾望都推向他。
他輕輕地把她抱起，中斷了這個吻。
他撫著她的頭說，乖，快睡吧，你累了。

她困惑地看著他。
是因為喝了酒所以無法對焦嗎？
為甚麼他臉上的線條變得如此柔和？
他輕聲哼著歌，掃著她的頭髮。
她慢慢就睡著了。

一睜開眼，只看見一個過於熟悉背影。
她貼上他的背，才發現他還穿著昨晚的襯衫。
何時變得如此有手尾了，還懂得穿衣服，她心裡笑著。
咦，她發現，原來自己也穿著整齊。
難道...他們甚麼也沒幹嗎？

她的動靜吵醒了他。
他轉過身來沖著她笑。
沒有了酒精，多了清晨的陽光，氣氛變得有點古怪。
她突然有點怕自己臉上的眼妝花掉了、口氣太臭了，昨晚不是沒有刷牙嗎？

他一直笑著看著她，突然伸出手來，撂走她臉上的髮絲。
彷彿是偶像劇的情境，她都聽到背景音樂了。

他開口了，「當我多一晚的情人，好嗎？」